

艾軒集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六

宋 林光朝 撰

啓

除館職謝虞丞相啓

昨蒙恩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某涉世甚踈
每愧公車之召奏篇何取遽叨冊府之游敢竊榮名自
多慙色惟是四象八卦之出在於參天兩地之初取經
緯以為文合偏傍而成字大者六籍紛然百家得非齊

魯之所傳乃若江河之無極緒經十二豈徒誦說之云
乎奏牘三千其亦滑稽之雄者孰能削去其不合自可
講求其未聞考羣玉之所居置千金於其上卜筮全書
則校之太史韜鈴衆說則質之步兵惟經傳前後之不
同以篆籀古今之相雜至於數家之學共此一札之訛有
加討論如再開闢發羣書於劉向所謂多聞訪奇字於
揚雄其如已老世有此說古難其人某久矣羈單紉而
疵賤非敢友天下之善士不過誦紙上之空言筋力已

哀日月云邁以七制續書為不妄以九贊象易為當然
抗顏何多相與呻吟于表氏之地過情所得且將俎豆
於賢人之間屬王公論薦之初以鄉曲題評之素自令
汗下况或弓招惟延英廣內髦雋之同游而石室金匱
文獻之具在所幸備數於校讐之末豈容濫吹於筆削
之間若陳子昂之在書林將變更乎徐庾劉知幾之當
史筆第歎息於荀袁即此名家謂之能事豈為文字之
妙選乃反場屋之陳人有是空踈若何報塞茲蓋伏遇

某官道惟盡變物皆曲成當長淮倥偬不服給之時在全蜀綢繆孰敢侮之地惟德盛仁熟泛然而若辭則智名勇功惡乎而可見茲纂四朝之大典盖有千歲之宏模稍增載筆之員即課成書之日謂商周而下雖百世之可知然游夏之徒於一辭而莫措若為誤寵奚取空餐某敢不商畧前聞溫尋故習欲知古人獨到之地其在平生未見之書尚能續舊簡之刊何傷遲暮有可為直筆之助庶答生成

除廣西憲謝梁丞相啟

膠庠貳職莫助於成材嶺海一封更勞於推轂曾是血
氣既衰之日乃為朝廷可用之人有此叨逾逮今震恐
伏念某受材最短見事每遲自塵污於華途已侵尋於
暮齒儲闡進讀有如綺季之逢時大學備員安得陽城
之遺愛技亦止此人其譏之撫病骨以自憐控危衷而
有請豈為望外乃在遣中顧茲蕭條場屋之餘亦出禮
樂皇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中惟獨立大寶兼容於是

四夷聞其風而以一相處乎內對平津賢良之策乃在
盛年進宣公仁義之談適當暇日遂令叢賢亦展微勞
某敢不矜恤鮮民滌除滯訟究北流商鹽之弊塞南州
買馬之萌奏牘三千或有裨於末議行年六十當無負
於新書敬數惻怛之懷庶答生成之賜

賀龔泰政實之啓

顯奉制函寵陪國論方兩地飛騰之日以十年供奉之
班勢在廟朝喜連海嶠恭惟某官中而不倚大則有容

惟進退若是綽綽然故言行胡不愔愔爾下坡無愧欲
觀南海之樓船次對有加蓋示江西之襟帶亟從釐席
進領容臺未踰旬浹之間已躡事樞之上然居任重責
大之地而有私憂過計之人莫盛此時乃為吾里曾謂
衣冠之可述實掩古今之所聞近若隣牆同焉列戟家
家稷契其是之謂乎區區漢唐固無足道者若山東之
名閥可數即代北之驕氣何如故天下之所以想聞正
人於是乎登用企踵以俟執簡而書吾亦忌此盛名人

將課其後效豈黃霸不及治郡之日而謝安何如高卧之時以故長懷無嫌後賀某竊聞盛事尤激懦衷且合天下國家之謀而為邦人父兄之喜究觀大臣出處之際要當一世利害之衝惟無私則衆所歸苟不伐則事必濟天具有待我不敢知二十四考之中書豈為幸會一百五日之寒食更在熒調

書簡

與葉丞相子昂

麻制一出灑然相賀世之所謂大臣者若未易名狀然約之先秦古書殆不過三數語耳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如有容丞相每用此道略不費排布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以一相處乎內而帖然無他者所恃惟此耳唐以來宰相謂之禮絕百僚無長幼皆拜伏於其前相君平立小垂手而已又送客未嘗輒下階富鄭公在相位雖卑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其中休休焉

故見之於外也常若不足以此知吐哺握髮不為過當
事此亦丞相所喜道者聞登庸以來所執也愈下若過
為憂畏者恐或者反以為疑故不待再三而後及此耳
偶覺辭費悚灼之甚

與陳丞相應求

建安報政當不在數月之後鋒車行且至矣竇學慈祥
之目不約同辭如聞比日所見似於撻扑稍留意豈為
治建安輕剝之俗要須如是然此正不足以化強梗萬

一如所聞幸一出舊轍當使去建安之日而強梗者猶有所顧忌耳昨過楓亭見林聘君亦欲要之一出昔之人未嘗以不仕為高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何其廢之聘君處衡茅七十年件件如其意蓋為君君臣臣素定於天下故棲遲之人可以取飽滿如此年事筋力尚無他何為堅卧不起而使明時有遺才之歎郡守向於真州同研席為四十年故人見此盛事如其再升第見委官敦趣亦幡然一來耳富鄭公以天下人

物為意最後於青州得一布衣激歎之甚如未嘗得士者參政搜取遺佚拔其尤者海內以為當然喜可知也濶踈之典驩聲填巷恐亦欲聞之

忽聞師德以痼疾竟不起殊令驚涕人事不可料乃爾耳丞相冤惜痛割有所不堪忍奈何奈何此為佳公子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來意詣而辭不費可見其為吉

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鐫也丞相樂易每在順境中行不知有此痛切事似聞連月不見客恐亦未應得如此以夫子之盛德一無所可憾伯魚亦先夫子而卒不聞夫子過當興哀也慨予為伯兄長子遠來相依巡歷到南海即得與之相聚十日忽為厲毒所侵不可救異縣悲傷觸事生感師德凶問忽歷耳唯有痛涕未緣到坐隅尚乞豁情散哀稍加餐飯此為深禱

與王舍人宣子

某老矣竊一第言之慙人不遠二千里遣書為問交舊
繫念如此甚深感慨不可言某初以覃思可一例得官
嘗走書寄三館故人云五十之年如何更對人稱得門
生何似討取見成勅黃來僻處袖手自稱曰老夫今於
此語可不笑置之然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
應出人前不得甚欲乞一番嶽祠為歲月讀書計因作
書如對面語故偶及之某一生來收拾書卷每自吳中
來必至空囊盡買書今旋覺目力日益短得所寄漢書

善本并其他數種書雖暗中可以摸索忠信之實何可
彌忘也二十年聲名遠出而不改其度此為甚善水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墮書褒異遠近翕然以
見名節之次第也舍人不患無其時而患所以自處以
何者為定策區區所望唯是耳

某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
案頭翻故書以此為實歷日子然實歷殊不易得往往
為俗事所分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齋三

朝五日或不近書卷虧耗自不少每以此自警前時所寄數種書甚善一生停蓄來唯此為最每一開書卷便覺眼明此為一如意事也某亦欲集聚偶然所見處謂之六經章句得十年定坐以畢此心然日過一日擾擾不暫息十年之期無乃太自寬耳

與朱編修元晦

前此數得來書每祝耕老有五夫使人去今來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黃亭只相隔得三二日所欲